

夕照街

苏叔阳电影剧本选



福建人民出版社

夕 照 街

苏 叔 阳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8.75印张 2插页 204千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书号: 10173·611 定价: 1.00元

作者简介

苏叔阳，笔名舒扬、余平夫，男，一九三八年十月生于河北保定。一九六〇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其间曾在工厂当过两年钳工。一九七八年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

苏叔阳在五十年代即在报刊杂志发表短诗、散文、曲艺作品。后又写作歌词、短剧。一九七八年后从事专业创作。其主要作品有：话剧《丹心谱》、《左邻右舍》、《家庭大事》；电影《夕照街》、《春雨潇潇》等；长篇小说《故土》、中篇小说《旅途》、短篇小说《我是一个零》、《圆明园闲话》、《五十周年婚礼日》等；传记文学《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抒情诗集《关于爱》以及散文、评论等。

苏叔阳现为中国笔会中心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秘书长。

我怎样写起电影剧本来？

——代序

人世间的事情真也奇妙。一个儿时的梦幻，过了几十年，在已经淡漠到无影无踪的时候，却突然地成为现实；以至于面对现实又恍如梦中。因此，庄周关于蝴蝶与梦的玄学的探讨，并非没有生活的依据，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会有那种朦胧恍惚的意念。

我便是如此。

我小时候，曾梦想做个演员或导演。我也曾练习在纸上写下我的感受，那不过是为了能使自己更好地表演出这种感受来。我上中学的时候写过诗，写过短剧，其目的都在于把我的心绪朗诵给别人或表演给亲友。我并未想到过今后要以文学为终生职业。这个美丽的艺术之梦，在进入大学以后就渐渐地隐退了。虽然我也参加学生社团的创作和演出，那也至多是业余的爱好。兴趣服膺了理智，我渐渐树立了做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决心。大学毕业后，将近二十年的政治理论教师工作，使我更远离了文艺，偶而想起儿时的梦幻便会脸红，为自己的幼稚而害羞。银幕与舞台似乎是另一个星球，和我有遥遥的间隔。偶而写几句诗，都是在日记本里和给亲友的信中，再也没有拿去发表的勇气。如今有家出版社愿意把这些东西拿来见人，除了一点点真情实感之外，大约没有任何文学上的价值，我只有感谢这家出版社的慷慨与胆量。梦

被岁月的潮水洗得淡白，彩色与激情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谁知道，一场震动全中国人民灵魂的事件也把我的心兜底翻了个个儿。

“四五运动”的波涛激发了深埋在我心底的火种，欲望从地层中顽强地挣扎出来，终于使我不能自己。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我拿起笔，含着泪水，写下一首长歌《金水河》。那诗，自然是“吟罢低眉无写处”，找不到发表的地方，却给我引来一场灾祸。然而，当寒潮刚退，春光在遥遥招手的时刻，我又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想把不能吐尽的思绪写成一部电影。

那时候，我丝毫没有想到我是在作一件力不胜任的事。愤懑、痛苦和抒发对周总理的思念之情，使我忘记了我同艺术王国的距离。我被一个强烈的欲望攫住了：写，写出自己的心。于是，我伏在一张会吱吱唱歌的桌子上，在纸上记下我的情感。那时，我甚至也没有想到它会被排演，搬上舞台或银幕。这就是电影《丹心谱》的雏形，当时叫《火热的心》。感谢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些热心的艺术前辈和朋友，他们发现了这部稿子，用了最大的力气，为它的问世而奔走，而呼号，而斗争。但是，种种无法说清的原因还是使它的拍摄计划搁浅了。又感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前辈和师友们，象接力赛一样，他们接过了这个剧本，在戏剧的跑道上迅跑。在他们的帮助下，话剧《丹心谱》终于在首都上演了。

那些赫赫有名的大艺术家，在我的心中曾经如同缪斯的化身，我只在剧场最高远的角落看过他们的演出；散戏之后，也曾远远地尾随他们的身影，好一睹他们的英姿。他们曾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艺术神明。却不料，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把我这个平庸的后生推到他们身边，同他们合作。那激动，那恍惚，那宛如梦中的心境，我想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吧。《丹心谱》演出之初，我常常坐在剧场的角落，始终分不清那是真实还是梦幻。我

没有一点点自豪与得意，相反，惶惑充满了我的心。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力量在艺术的王国里爬行，我象是赤足踏在荆棘上，而后面又有无情的皮鞭，我后悔我迈出的这第一步，因为，从今而后，只有走下去，可我又没有足够的才能与勇气。以后，电影《丹心谱》也终于搬上了银幕。但那只是作为历史的印痕，留在银幕上，不再具有当初的“震撼力量”了。

《丹心谱》无论是话剧还是电影，都是已经翻过去的一页。时代召唤着这样一出戏。不是我，也会有别人出来响应这时代的召唤。这个最初的尝试留给我的只是一个经验和一次鞭策。这经验就是作家手中的笔应当是人民和时代的工具，任何人也不能逃开时代潮流的托浮，只有在这潮流中前行，唱出人民的愿望，文艺家才可能是有出息的。这鞭策就是只有老老实实地从生活出发，竭尽自己的心力与才智，才可能在文艺这个领域里从事小小的耕耘。

这次尝试也留给我苦涩的果子，从此我便与文艺，特别是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被调到电影厂专门写电影文学剧本。

我不敢说我是个好教师。但我可以说我熟悉教师的工作，我在黑板与粉笔之间度过了十七八年，我热爱校园的独特的氛围。然而，命运又让我步入一个陌生的王国，尽管我曾做过无数彩色大花梦，在这王国的上空飞旋，如同庄周的蝴蝶，但真的在这里起飞，我又没有足够坚强的翅膀。电影对于我来说实在太陌生了。不错，我看过电影，而且看得不少。我喜欢电影，甚至到了着迷的程度。但是，我依旧不知道电影的ABC。“蒙太奇”、“银幕形象”乃至“淡出”、“溶入”这些如同天书般的术语就使我目摇神迷，更不要说电影之国里那无数闪光的瑰宝，使我炫目，让我连门窗也分辨不出，简直难以找到登堂入室的空隙。

进入电影厂以后，我写过《战马驰骋》、《踏遍青山》、《微

风吹拂的夜晚》、《何必曾相识》、《消逝的梦》、《红军万岁》、《小小无名花》、《江南一叶》、《山》等剧本。这些，虽然都得到过“很有基础”的评语，有的也曾组建过摄制组准备拍摄，有的至今也还是“列入计划”的“计划中作品”，但是，都没有拍摄，甚至也没有发表过。就是我已经发表的五个剧本也只拍了三部，还有一部《一叶小舟》，则主要是宋词同志的劳动。这还不算我为外国制片人写的《豫让》（上下集）和参与创作的《苏禄王与永乐皇帝》。总之，四年里，我写了或参与创作了总共十三四部电影剧本，而拍摄的仅仅三部。我这里无意述说自己是如何“勤奋”，只是说，我用了很大的力气去摸索电影之官的门口，如今是否撬开了一扇窗户也还没有把握。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远不象一些勇气十足的青年朋友们所设想的那般容易。电影厂的编辑也不都是那般“护短”的小市民。他们对于我这个“专业编剧”一点儿客气也没有。看着高及半身的废电影剧本手稿，我曾灰心，想到另一个地方去工作。也许，我对于舞台剧还稍有些把握吧？无论如何，我写的大型剧本只有一个落选，成绩是超过了电影的。我写小说起步最晚，成绩平平，但数量也还可以，于今也已有三十几篇，好不好吧，反正都变成了铅字，何必在电影厂活受罪呢？看着自己耗费的精力都化作行云流水，伤感也曾悄悄侵蚀过我的心，我真想回到学校去，至少可以每年享受一次送学生毕业的欢欣。

然而，人偏偏有奇怪的毛病，越是攻不下的山头越是想登上去看看，那瘾头丝毫不比嗜烟者之于香烟更差些。我既然吃了电影饭，就不该白白浪费掉这些食粮，对不住为我付学费的群众。于是，我也开始摸索起电影文学的特性来。

电影文学不同于其它任何文学样式之处，便在于它是电影化的。而它不同于影片之处，又在于它是用文学手段来描述的电

影。这样，电影文学的独立地位便应当而且可以肯定了。然而，无庸讳言，在我国，更不要说在全世界，电影文学还几乎不被承认为是文学，把它仅仅看做电影的“脚本”。电影剧作家的地位相对来说是很低的。人们还把导演的二度创作，视为最根本性的创作，甚至把电影看成是导演的艺术。在这种氛围中，从事电影文学工作，首先就要有一种“忍辱负重”的气概。同时坚信，电影文学总有一天要屹立在电影与文学的交叉线上，以独特的风姿令文学和电影侧目。这也许是遥远的事。然而，当电影艺术刚刚诞生的时候，许多艺术家也瞧不上这种活动影戏，把它仅仅看成一种技艺，而没有预见到它辉煌的未来。电影倘要再进一步发展，成为人类迄今为止最有表现力最激动人心的艺术，那就一定要同文学热恋和结婚，成为视觉的文学。戏剧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戏剧文学的成熟和发展，促进了戏剧的发展，戏剧家的地位在全世界受到尊崇。电影的未来也将证明这一点，没有文学，电影也就不会更成熟、更璀璨。因此，今日舍身在这交叉线上奋斗的人，是在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要写电影文学剧本，首先就要有一种甘愿牺牲的献身精神和开拓者的勇气。

这种探索的苦与乐，激励着我，使我决心默默地耕耘。我渐渐懂得了，写电影剧本就要有电影的思维方式，或说有一双电影的眼睛。电影的视觉形象性决定了并不是所有的题材都可以变成电影。尽管由于表现形式的拓展，越来越广阔的题材范围都可以在银幕上映出，但还是有些东西不能更好地施展电影的魅力。从选材、结构，到描摹人物、述说理与情，都需要用不同于其它文学式样，而只属于电影的方法来进行。人类所曾拥有的艺术都在电影艺术中溶解。电影离不开其它艺术，但也用自身的特性改造了它们。不懂得这一点，电影文学剧本将很难写好。我无意也无力在这里论述电影文学的特性，我只是想说，由于下了决心去啃

一个我从未吃过的果子，我终于发现了一些它不同于其它果子的味道。

电影文学其实并不更难于掌握，只不过它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我们所熟悉的其它文学样式的思维方法和叙述方法。多写多练，久而久之，我们便会于戏剧、小说、诗之外，再掌握一种表现生活的手段。这里，呈给读者的，便是我摸索、练习的考卷，期待着大家的评判。

我被意外的机缘，从教室里推到电影厂，写起了电影剧本。从苦闷和灰心中慢慢抬起头来而终至下定了前行的决心。短短的几年，我经受了精神上的炼狱，也尝到了创造的欢欣。我想，不管干什么，舍生忘死，拿出走入地狱之门的决心，咬紧牙干下去，总会有一点点收获的。

倘说我这几年“专业编剧”的体会，大约便是这么一点。

“缪斯”啊，不要抛弃我！

苏叔阳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北京



目 录

• 丹心谱 1

• 春雨潇潇 89

• 密林中的小木屋 129

• 夕照街 209

丹 心 谱

第 一 章

1 市街（冬夜）

五彩缤纷的礼花在夜空中绽开。

首都高大的建筑物镶上了彩灯的花边。

交相辉映的节日灯火。

一座临街的建筑物，从楼顶飞泻下一条标语：“热烈庆祝四届人大胜利闭幕！”

一簇礼花绽放。在渐淡的礼花中推出的片名**丹心谱**占据了整个银幕。

又一簇礼花绽开。（由此拉出职、演员表）

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欢叫着看着天空；

曹亚萍仰头望着天空；

陈新生推着自行车仰望着天空。

五彩斑斓的礼花，在绽开，绽开……

2 公共汽车里（冬夜）

丁文中坐在汽车里，高兴地扭头朝窗外天空望着。

3 郑松年的实验室（冬夜）

烧瓶里沸腾着的药液。郑松年正细心观察、记录着。

梁晨背着闪光灯照相机进屋来，她拉了拉郑松年的胳膊。郑松年奇怪地看她一眼。她摘下墙上的小黑板，指指上面的字：

“今晚到方老家。”

郑松年笑了。

4 景山东街筒子河边（冬夜）

方凌轩迈着轻快的细碎步子走着。他高兴地和路上的孩子们打着招呼。

“呼”，一声礼花的爆响，他仰首向天空望去。
一簇金黄色的礼花绽开。

5 方家厨房（冬夜）

吴懋心正在切菜。她高兴地朝窗外天空看看，又回过头来切菜。

礼花的彩光辉映着小厨房。

6 方家院落（冬夜）

赵国柱抱着一捆小纸旗从东屋走出来，他顺手给了小严严一把。小严严举着小旗跑向方家。

7 方家客厅（冬夜）

吴丽芳正在穿衣镜前跳舞。小严严跑进屋来，看看她，学着她的样子跳起来。吴丽芳轻快敏捷地转个身，抱起小严严。她听见吴懋心喊她，急忙放下小严严，跑向厨房。

8 方家厨房（冬夜）

吴懋心正在和面。吴丽芳进来，去端汤锅，一不小心烫了手。她缩回手，吹着。

一只手关上煤气灶。

方静淑微笑地看着吴丽芳。吴丽芳撅着嘴朝她伸出手。方静淑笑着把丽芳拉到客厅。

吴憬心看着她们，笑笑。（字幕至此拉完）

9 方家客厅（冬夜）

方静淑给吴丽芳的手涂着药水。

吴丽芳：“哎哟，姑姑！你们外科医生手真狠呐！”

方静淑：“也没你这么娇的！”

吴憬心推门进来，拿起买菜的草篮往外走。

方静淑：“妈，上哪儿去？”

吴憬心：“你爸跟客人们马上就到，饭桌上还没条鱼呢。你爸是属猫的，就是馋鱼！”

方静淑夺过妈妈的菜篮，扶她坐下：“得了，妈。济生说，鱼归他买。今儿他还要下厨露一手呢。您就歇会儿吧！”

吴憬心刚坐下又站起来：“不行，作料还不齐呢，这两天鲜姜不好买，我还得奔去！”

吴丽芳插嘴说：“姑奶，您就是缺天上的星星，姑父也能给您摘一个来，他那本事……”

吴憬心：“哪儿都有你。去！门口等你姑爷爷去！”

吴丽芳：“姑爷爷是四届人大代表，还不让车送回来！”

吴憬心：“我可知道他，一高兴他就要溜达溜达。去吧！”

吴丽芳做了个鬼脸儿走了。

吴憬心问方静淑：“昨儿又为什么？我看济生满脸愁云的。”

方静淑：“部里又找他。有什么事济生也不说。唉，他也有难处。”

吴懋心：“我看他这个党委委员不当也罢。他心烦，全家跟着堵得慌。”

这时，院里传来梁晨的声音：“方伯母！” ●

10 方家院落（冬夜）

郑松年和梁晨笑着走进院来。吴懋心急忙迎上去；方静淑招呼着走出来。

梁晨笑着举起手里的特曲酒。

吴懋心拉着梁晨的手，笑着说：“梁晨，什么时候请伯母吃你们的喜糖啊？”

梁晨斜睨一眼郑松年：“方伯母，这个喜糖您吃不上了！”

吴懋心：“噢，为什么？”

梁晨压低声音，严肃地：“研究新药入了迷，他跟03药片结婚了！”

众大笑。

11 院门外胡同里（门灯下）

瘦小的丁文中臂弯里挂着手杖，大笑着，一只手耍着一个精致的木头小猴儿，逗着小严严。

小严严接过木头猴儿：“好玩，好玩！”

吴懋心出来：“哟，文中大哥，您可真是老小孩儿！”对小严严，“还不谢谢丁爷爷！”

丁文中拍拍小严严的屁股，小严严跑了。丁文中边走边说：“这样的大喜事，使人分外爽快。懋心，没听说？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宣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啦！”

吴懋心：“听说啦，所以要犒劳犒劳你们！”

丁文中：“怎么，凌轩还没回来？”

吴憬心：“还没呢！”

丁文中：“他今天不定多高兴呢！”

12 胡同口（冬夜）

一只手在燃放二踢脚。爆竹在天空炸响。

方凌轩笑着把香火头儿递给身边的孩子。

吴丽芳在一旁催促着：“姑爷爷，快走吧！”

小严严跑到他们面前，三人向前走去。

赵国柱领着一小队举着红绿纸旗的老头老太太们走来。

赵国柱：“哎呀，方老，您回来啦。祝贺您呐！我们游行去！”

方凌轩点头笑着：“好！好！”三人走向方家大门。

13 方家客厅（冬夜）

丁文中哈哈笑着：“一杯红茶，三颗醉枣儿，足矣！”

吴憬心：“早准备下了！”

梁晨接过吴憬心手里的茶盘送到丁文中面前：“丁老，请！”

丁文中：“谢谢！”

梁晨：“丁老，我可是又要向您组织稿件啦！”

丁文中：“什么？我绝不再同你们报纸打交道啦，上次贵报已经说过我是老顽固了！”

梁晨：“那是因为你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谈话。”

丁文中：“不合时宜？我只不过在座谈会上提请贵报注意点卫生宣传上的分寸，好家伙，贵报就大兴挞伐！说我‘抱着古久先生的陈年帐簿，摇着孔老二式的阴沉木脑袋，用否定一切的目光，拿着九斤老太的称来衡量新生事物。’真把我奉承到家啦！”